

# 困惑

多年來，中國一直是「摸著石頭過河」。  
現在中國已經穿越「河流」，同時也摸到相當  
多「石頭」。中國依然是一個低收入國家。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中國已經趟過河流〉<sup>1</sup>



# 作者的話

80年代中，筆者在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常務副所長，主要負責組織課題研究，埋頭拉車，加班熬夜，不亦樂乎。忙中時有困惑，幾次與同事聊天玩笑：「摸著石頭過河」不錯，問題是不知道岸在哪裡？別是摸了一程，又回到原來的起點；或許改革已經成功了，我們尚蒙在鼓裡不知道，還在沒事找事，繼續改革呢？

陳雲提出「摸著石頭過河」，是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實踐探索與理論昇華相輔相成的方法論，是探索中華民族振興的《實踐論》。奮鬥目標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至少在不重復資本主義老路的意義上，始終堅定不移。「摸著石頭過河」是體現和貫徹「四個堅持」的實踐探索，不等於走一步算一步，走哪兒算哪兒。隨著改革開放進程步步深入，問題複雜了。特別是冷戰結束，社會主義陣營瓦解，在美帝國主義主導的全球化裡韜光養晦，處處與人家的國際慣例接軌，岸在哪裡的問題越來越突出了。

1991~1996年，筆者有幸在英國劍橋大學政治和經濟系撰寫博士論文，《摸著石頭過河：中國改革之路——對薩克斯和科爾奈的批評》。這麼長的標題，強調中國漸進式改革的合理性。1986年「價稅財聯動」，1989年「價格闖關」，中國改革兩次衝向波蘭、俄羅斯式的「休克療法」，依據也是長痛不如短痛的常理。當年這本《摸著石頭過河》，用中國改革的邏輯和經驗，批判世紀末席卷「轉軌」國家的自由化和私有化浪潮。雖然處處涉及岸在哪裡的懸念（尤其是

企業改革部分），集中討論的是怎樣摸石頭。換句話說，即便一門心思奔向教科書式的市場經濟，貿然採用Jeffrey Sachs推薦的「休克療法」，昏死過去是肯定的，能不能甦醒過來，治癒沉痾痼疾，邏輯上說不囫圇，更別提在實踐中能夠成功了。

說什麼不行，容易；要回答什麼行，難。時至今日，中國改革穩紮穩打，循序漸進，一路摸著石頭。但是，岸在哪裡的問題，不僅沒有解決，而且越來越嚴重，嚴重到不知道改革應當向什麼方向繼續前進的程度。摸了近30年石頭，彼岸，該不是隔著太平洋的美麗尖？面對明擺著趟過不去的汪洋大海，「深入改革」的口號，再不像80年代初那般大義凜然了。

岸在哪裡，到底什麼是改革的終極目標，涉及到姓氏，一個多年爭論不清楚的老問題。不爭論，不等於不思索。這本文集，記錄了筆者在讀書、調研和生活觀察中，一些沒有結論的問號。端上桌面以文會友，相信這些「困惑」，不單獨屬於筆者個人。需要強調，「困惑」不等於沮喪、失落，圍繞岸在哪裡的大是大非，需要更多執著、大膽的持續探索。

〈歷史前進需要大是大非〉，是讀黃仁宇《從大歷史角度讀蔣介石日記》的讀書筆記。<sup>2</sup> 大鳴大放的大道理說不清了，沒人信了，封塵檔案解密，名人回憶曝光，用「鮮為人知」的奇聞逸事發現歷史，捕風捉影揣測歷史，成為時代潮流。搖頭丸一樣有滋有味，思想混亂得越發找不著「北」。

〈高崗留下的困惑〉，是讀京夫子《北京宰相》和《西苑風月》兩本書引發的思辯，2001年成文，送幾位朋友指教。

〈第三條道路去哪裡？〉<sup>3</sup> 是讀吉登斯《第三條道路》的讀書筆記，〈發展壯大中產階級？〉為姊妹篇。前者討論西方馬克思主義撲朔迷離，後者斷言中國共產黨沒法扳道岔，「轉軌」歐洲社會民主黨的第三條道路。2001年成文，送幾

位朋友指教。這也是2000年夏天在上海謁見汪道涵，他老人家關心的題目。

〈談天說地話回歸〉是給香港《廣訊週報》寫的專欄。1996年底，香港回歸在際，董建華、吳光正、楊鐵樑競選特區行政長官。應楊富廣律師盛情邀請，在他辦的免費小報開專欄〈談天說地〉，一週一段。才一個月時間，小報關張了。<sup>4</sup> 當時不過耍耍貧嘴，一晃，香港又競選第三屆特首了。熱烈歡慶回歸十週年大典，敲鑼打鼓偉大實踐，一國兩制在政策、政治和理論上的成功，任重而道遠。

〈建議港粵電信合併〉是1999年筆者組織的「港粵信息產業合作課題組」提出的建議。<sup>5</sup> 2000年，中國加入WTO談判如火如荼，香港電訊爭奪戰如火如荼。筆者有幸承蒙一位政策研究領導討論「雙贏」，談到積極進取的戰鬥精神，戰略產業跨國界整合，改革與開放相結合。感謝領導鼓勵，後來寫成短文。<sup>6</sup> 2005年，中國網通提出控股香港電訊。2006年，盈科出售香港電訊未遂。香港電訊的故事至今沒完。

〈中國航空工業何去何從？〉也是調查研究的成果。1997年，筆者先後撰寫〈波音兼併麥道的啟示〉、〈四年時間，美國軍工重組完成〉。<sup>7</sup> 1998年6月，筆者與劍橋大學Peter Nolan教授、中國改革開放研究院劉研博士、中國航空工業總公司王濱濱、國防科工委安路明，到英國宇航（BAe）和羅爾斯·羅伊斯（R&R）調研；7~8月，到中國航空工業總公司以及西安飛機工業集團、西安航空發動機公司、成都飛機工業公司、成都發動機公司和上海飛機製造廠調研。1999年初，打開電視看新聞，天天看見北約轟炸南斯拉夫肆無忌憚，一時激憤揮毫。<sup>8</sup> 接著，中國五大軍工企業一分為二。<sup>9</sup> 美國20多家大軍工兼併集中成四鉅頭；中國航空工業總公司一刀兩斷成了一集團、二集團。<sup>10</sup> 美國的「鉅無霸」擰成一股繩全球競爭；中國的「大而全」、「小而

全」拆散了加入跨國公司的價值鏈。不是說好了「與國際慣例接軌」嗎？

〈砍樹救林〉是調查研究報告。有幸承蒙王岐山邀請、董宏安排，2000年10月至2002年1月，筆者和劍橋大學Peter Nolan教授四次到廣州、北京、香港、恩平、汕頭、深圳調研。清華大學崔之元教授和妻子周小莊，參加了前三次調研。Peter Nolan先用英文寫初稿，筆者後用中文改寫，以後一放四年。<sup>11</sup> 感謝Peter Nolan同意收入本書。如今，中國四大國有銀行成功海外上市，大陸外匯儲備上萬億美元。人民幣被迫持續升值，匯率市場調節在劫難逃。經過30年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中國成為全世界最後一塊尚未被金融危機洗劫過的處女地。迫近中國的金融危機日益迫近。<sup>12</sup> 在世紀末的亞洲金融風暴中，廣東省化解金融危機「三步走」，堪稱一場驚心動魄的實戰演習。當時廣東一省「水落石出」還不上下的內外債兩千多億元，五倍於驚天動地的三峽移民開支。<sup>13</sup> 解救金融危機的財務成本，與一般安撫鬧水災、颶臺風、甚至局部社會動亂，貴得不可同日而語。

〈政府領導市場〉是參與水資源調配與國土整治課題組，2001年春，和鄧英淘、崔鶴鳴到黑龍江考察後，筆者執筆的觀感。鶴崗房地產、雙城蛋禽市場以及大慶石油資源日益枯竭，涉及政府在市場經濟的領導作用和無可推卸的政治責任，現實中，絕非什麼「小政府、大社會」，「裁判」，「守夜人」之類舶來詞彙所能概括。一年以後，大慶工人鬧事持續幾個月。聽說大慶「買斷工齡」人均7~12萬元，全國第一。然而，從荒無人煙的政企不分，「先生產、後生活」的「乾打壘」，到現代企業制度，不是都說「產權明晰」嗎？當年王進喜是國家的主人，大慶的主人，「石油工人一聲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給多少錢能讓心滿意足地「一腳踢」？<sup>14</sup>

〈白話「反壟斷」〉是2001年6月，在中國人民大學財

政金融學院「第四屆現代經濟學前沿專題高級研討班」的講話稿。這得感謝梁晶熱情邀請。1994~1999年，筆者與劍橋大學 Peter Nolan 教授合作，調查研究首都鋼鐵、北京吉普、北人印刷機械、三九藥業、神華煤礦、中國有色金屬、中國石油化工、玉林柴油機、中國航空工業等不同產業的大型企業。1997~1999年，筆者參與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文化研究中心的電信產業發展戰略課題組，組織粵海金融控股研究部的港粵信息產業合作課題組。筆者對所謂「壟斷行業」的認識，從持續不斷的產業、企業調查和集體研究中得來。<sup>15</sup>

〈世界盃內外有「三講」〉是看球的時候憋了一口氣，堵得慌。<sup>16</sup> 黨中央號召「講政治、講正氣、講學習」，實實在在切中時弊。踢球、「反恐」、抗日、抗美援朝、改革開放，揚眉吐氣也好，韜光養晦也好，有沒有拼搏一場的鬥志和勇氣，全是一番道理。難忘《南征北戰》電影裡，國民黨將領總結失敗的一句名言，「不是我們無能，而是共軍太狡猾。」——最簡單的道理最難懂。

讀書筆記與調研報告結集，邏輯思辯與生活觀察相聯繫。所有這些認識，離不開生活實踐和調查研究。譬如，如果沒有年輕時陝北農村插隊的經歷，如果沒有1995年春天，與王漢生、孫立平、劉世定、張軍等同仁在東莞的民工調研，<sup>17</sup> 光看書，不會看得明白歐洲第三條道路與中國共產黨的「四個堅持」風馬牛不相及。譬如，如果沒有1997~2000年在粵海集團當顧問，親身經歷香港、廣東的金融危機，耳聞目睹各色企業人仰馬翻，組織、撰寫、編輯《香港聯繫匯率保衛戰》，奮筆疾書《投機賭博新經濟》，不會從廣東化解金融危機「三步走」，聯繫上「砍樹救林」的故事來。

重新修訂、補充、改寫這些文字，更新替換一些新的統計數據和資料，當年提出的諸多困惑，不僅沒有解決，反而演化得更嚴重、更緊迫了。譬如，1996年寫香港回歸必須制度創新，怎麼也沒有想到，2003年回歸紀念日50萬人上街

遊行。譬如，1999年建議港粵電訊合併，2000年預言香港電訊還會再被出賣，怎麼也沒有想到，2006年鬧得老子借錢給人買兒子股權。<sup>18</sup>譬如，2001年寫大慶前途堪憂，怎麼也沒有想到，繼續發揚「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的鐵人精神，克服重重技術困難，2005年，大慶人找到三千億立方米大氣田！大慶前途，杞人憂天。東北、西北、西南的老工業基地新生，中國的戰略產業振興，仍然是一篇絕大的題目。譬如，2001年寫〈大力發展中產階級？〉怎麼也沒有想到，拖欠民工工資、煤礦爆炸、腐敗蔓延，嚴重到今天這樣的程度。<sup>19</sup>政治局委員以權謀私，膽大妄為，濫用社會保障基金30億！

彈指一揮間，毛澤東逝世30週年過去。撥亂反正，思想解放，改革開放，摸著石頭過河，不爭論的實踐探索，眼看30年時間了。這時候，不管誰，一下子指出岸在哪裡，肯定產生諸多角度、方面、層次的理論爭執和政策分歧。但是，最難懂的道理最簡單。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只能是多數人共同富裕的手段或途徑，不是目的。列寧的至理名言振聾發聵：真理多走一步就會變成謬誤！倘若「朱門酒肉臭」成了目的地，化公為私「神聖不可侵犯」，改革開放恐怕就真的值得反思了。——在這個大是大非問題上，共產黨人從來沒有困惑。正因為從來沒有困惑，所以，一方面步步腳踏石頭，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一方面心中並不踏實，貧富持續高速分化。困惑產生疑慮，疑慮推動思索。

書中採用的資料和數據，儘量註明出處。未註明者，均為調查研究中訪談得來，不再一一註明。

重新修理這些文字，不能不衷心感激鄧英淘。1997~1998年，我們一起做電訊產業發展戰略研究；1999~2002年，鄧英淘領導水資源調配和國土整治課題組，「三老漢戰鬥隊」每年顛簸2~3萬公里，跑遍整個西部（如今鄧英淘還在繼續

跑)。鄧英洵聰明睿智，博聞強記，因為多年密切合作的關係，這本書裡四處閃爍他的說法和啟發。譬如，電訊基礎網「毛細血管」佔整個線路長度的99%、鶴崗沒有泡沫的房地產、官貪民刁的邏輯關係、孟子「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的道理、抗美援朝志願軍把南韓偽軍打得聞風喪膽，等等。

感謝梁曉，過去參與過香港金融危機、粵港信息產業合作和粵海重組的調查研究，在本書修改過程中，幫忙更新統計數據，查找有關材料，提出補充建議。感謝楊瑩、楊宏、紀平平、石麗萍，為本書出版付出大量細緻的辛苦勞作。

## 註釋和出處：

- <sup>1</sup>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中國已經趟過河流〉，《財經》2006年3月20日，第43頁。
- <sup>2</sup> 曾印《香港傳真》No.2001~1。
- <sup>3</sup> 曾印《香港傳真》No.2001~9。
- <sup>4</sup> 香港《廣訊週報》第14頁〈談天說地〉專欄，1996年10月27日~11月2日、3~9日、10~16日、17~23日。
- <sup>5</sup> 課題組主報告：〈港粵信息產業合作〉，粵海金融控股研究部：《香港聯繫匯率保衛戰》第347~392頁。
- <sup>6</sup> 曾印《香港傳真》No.2000~5。
- <sup>7</sup> 王小強：《產業重組時不我待》。
- <sup>8</sup> 曾印中國航空工業經濟研究中心編：《航空工業經濟問題研究，1998~2000》。
- <sup>9</sup> 1993年，航空、航天、船舶、核工業和兵器五大工業部轉制成為集團公司。1999年7月，加入WTO在際，五個專業公司一刀切一分為二，成立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中國核工業建設集團公司，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中國航天機電集團公司，中國航空工業第一集團公司、中國航空工業第二集團公司，中國船舶工業集團公司、中國船舶重工集團公司，中國兵器工業集團公司、中

- 國兵器裝備集團公司（葉衛平：〈「入世」視野下的中國軍工產業研究〉，《戰略與管理》2000年第3期）。
- <sup>10</sup> James Harding：“Beijing to split state aircraft maker in two”，*Financial Times*，1999年2月2日，第24頁。
- <sup>11</sup> 2006年印《香港傳真》No. 2006~5。
- <sup>12</sup> 推薦參閱王小強：《投機賭博新經濟》第五章「迫近中國的金融危機」。
- <sup>12</sup> 按1993年的價格水平，國家批准三峽工程靜態投資概算900.9億元，大壩、船閘、電站等樞紐工程投資500.9億，移民費用四百億。2003年的估計是，三峽17年建設期間總投資不會超過1800億元（施勇峰：〈三峽投資十年盤點，成本合理資金來源穩定可靠〉，《經濟參考報》2003年6月6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3-06/06/content\\_906815.htm](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3-06/06/content_906815.htm)）。到2005年底，國家累計投入三峽移民資金510億元（含增加的農村移民外遷補助等政策性資金），其中概算內資金471億元，折合靜態為350億元，佔靜態概算投資總額的88%（〈審計署發佈《三峽庫區移民資金審計結果》〉，[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7-01/26/content\\_5654726.htm](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7-01/26/content_5654726.htm)）。
- <sup>14</sup> 1993年春天，洪虎支持筆者從英國劍橋大學回來，組織天津發展戰略課題組調查研究。當時天津工廠從市中心搬遷，發展房地產，原有職工買斷工齡叫「一腳踢」；以後可能因為不好聽，改稱「買斷工齡」；2002年，筆者和鄧英淘、楊瑩到遼寧調研時，大規模買斷工齡再改稱「併軌」——與失業併軌。
- <sup>15</sup> 文中有關事例，分別來自王小強：《產業重組時不我待》；經濟文化研究中心電信產業課題組：《三網合一》；粵海金融控股研究部：《香港聯繫匯率保衛戰》。
- <sup>16</sup> 曾印《香港傳真》No. 2002~15。
- <sup>17</sup> 廣東外來農民工聯合課題組：〈在流動中實現精英移民——廣東外來民工調研報告〉，《戰略與管理》1995年第5期，第112~120頁。
- <sup>18</sup> 〈梁伯韜：購電盈談判前已獲李嘉誠資金〉，香港《信報》2006年9月23日，第2頁。
- <sup>19</sup> 香港媒體報道國內消息，5357官員申報投資入股煤礦7.55億元（香港《信報》2006年9月23日，第4頁）。